

“妈妈去打怪兽”

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11）班 赵昕怡

“妈妈，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大年初一那天，看到正在上班的妈妈突然回来了，我好奇地问。“宝贝，妈妈要去武汉，帮助那里的人打新冠病毒小怪兽。”妈妈一边匆忙地收拾着行李，一边说。看着满脸疑惑的我，在一旁帮忙的爸爸笑着说：“孩子，湖北武汉现在正遭遇着新冠病毒的侵蚀，武汉的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已经忙不过来了，需要像妈妈一样的医护人员去帮忙。妈妈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抢救室的护士，她有义务，更有责任冲在疫情最前线。”我似懂非懂。

1月27日下午，妈妈来不及跟我和弟弟告别就踏上了援鄂的征程。1月28日凌晨，她带着大大小小十几件行李到达了武昌火车站，成为了众多“逆行者中”的一员。妈妈是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护士，平时的工作很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和弟弟。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我会有66天见不到我的妈妈。

爸爸告诉我，妈妈被分配到了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所在的金银潭医院北三楼危重症病房。她所在的病房也是北楼7层病房中病情最重的科室，这里所有病情加重的患者都将被转送至北三楼。刚开始接管时，妈妈所在的医疗队经历了很多困难，各种物资缺乏、病人病情重、治疗方案的差异、语言不通等等。甚至为了省一套防护服，妈妈的肩膀上贴着暖宝宝坚持到下班。条件远远比妈妈想象中的要辛苦：劳动强度大，没有护工，没有工勤人员，所有的事情都要护士完成。作为党员，作为抢救室护士，她主动要求负责危重症患者的各种治疗，积极配合医生抢救。那一刻，瘦弱纤小的她顷刻间拥有三头六臂，帮病人翻身、更换床单、清理大小便、准备各种生活物资、空气消毒、打扫、和外围医生沟通患者病情。每天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病人的妈妈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着，超负荷地工作着。脱下防护服，衣服被汗水湿透，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但这些都没有动摇过她抗疫的心。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小身材，大能量。

那天，终于等到妈妈有空，赶紧和她视频聊天，却看到她的同事在帮她换药，原来妈妈的胳膊不小心被烫伤了，在当时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妈妈连药膏都买不到，只能简单的消毒包扎。看到我担心的表情，妈妈安慰我说：“昕怡，妈妈不疼。”都伤成那样了，怎么可能不疼？那一刻，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接下来

的日子，虽然特别想妈妈，但是我不敢和妈妈视频，因为我害怕看到她，我的眼泪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更害怕看到妈妈那张被口罩压变形的瘦弱的脸。我把对妈妈的思念都画在我的画中，期待着她凯旋归来。3月31号，终于等来妈妈回家的好消息，我欢呼雀跃，我要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她：妈妈，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骄傲！